

20030426「學術白色恐怖座談會」座談討論實錄

王蘋：我們想發一個公文直接去行政院人權保障工作推動小組，希望他們介入調查這個事件。這次事件從新聞局到教育部，甚至中央大學校方，都說有成立調查小組，但是我覺得這件事聽起來顯然有點問題。站在保障學術言論自由，甚至是整體社會言論自由的位置上，我建議行政院人權保障工作推動小組應該主動介入並且進入調查，並且知會邱晃泉律師，他是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的成員。

邱晃泉：這個案子涉及蠻廣的。有人說沉默是妨害人權的幫兇；有人剛剛說擔心來這個座談會會有所不利，擔心來幫何老師或中央性／別講話，反而可能使他們受害更重。這裡牽涉到的就是「人權工作者」，人權當然包含性權以及其他相關表達、講學的權利，人權工作者的保護事實上也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相關的 NGO 這次非常嚴肅討論的一個問題，也就是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有的國家的人權工作者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去申訴之後，回國被關起來甚至被處決了，這整個事件牽涉到對少數、甚至異端的容忍，這些都是國際上很重要的人權議題，因為牽涉到多元、平等，這是今年世界社會論壇討論的一個既深又廣的議題。動物戀網頁事件也牽涉到媒體和人權侵害：媒體有沒有報導，如何報導，用什麼角度報導，是不是沒有報導不同的聲音，這些都可以表達媒體的人權觀點，甚至可能因為某種報導方式而變成人權的侵害者或幫兇。所以這個案件事實上也反映到媒體在人權的保護和侵害上所扮演的角色。我有一個朋友質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氣力在這麼一件事情上，而且跟他無關的事情上，可是，整個事件反映出來的問題是一大堆的。

夏林清：我有一個方向想提出來參考。第一，我覺得這一仗一定要打，就是一定要支持這件事；第二是我覺得，運動的發展一定要很清楚的針對操作的層次，我覺得這次從中央大學到教育部，然後教育部去發動所謂說要送到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這種操作邏輯都有很多不當之處，我們應該去對抗，要是不能頂住操作的邏輯，其實其他的運動空間是不太可能的。即便可以上升到「人權」，但是人權常常談得有點空泛。剛才丁乃非講這個案子在台灣性別運動節點上有意義，那就要真的去思考在性別運動後面的檢舉動能。我剛剛聽王如玄提到「不情願的觀眾」，這種概念被找出來，就可以針對兩性平等委員會。兩性平等委員會、教育部、和教育部管網路的單位，還有中央大學，都是可以去公開要求對話的。兩性平等委員會的成員有一些在座的都很熟悉，它在台灣具體被操作的方式是有階段性的意義的，所以我非常強烈地覺得，我們要分析和思考這種操作的邏輯要怎麼去擋住和突破。因為這樣後面才有可能回到婦女運動某個脈絡去看，不然我們現在只直接針對那些檢舉人，反而沒有什麼著力點。所以我覺得基本上要看能不能先擋得住操作邏輯，我當然很希望這個事情可以延續發展，而且慢慢地發展，在運動上才可以往前。

陳光興：當初把這個消息挖出來的中國時報記者陳洛薇有沒有來？根據我的觀察，這個環結是和媒體有關的。

王芳萍：今天台上的發言人都是妖魔鬼怪，可是我們自己在這個環境裡跟不同方向的人溝通還是不容易。如果我今天跟性工作運動大將麗君談這個事情，我覺得我一定要很花一些力氣才能夠讓她這個做性工作的人了解「人獸交」。我

的意思是，其實在性工作者的工作經驗裡已經接觸過各種性癖好的人，小何跟老卡也都曾經來幫我們上過課，交流性癖好如何理解；換言之，在性工作者的工作經驗裡已經有碰過有客人要求要她們尿尿給他喝，這樣才能興奮。對有的公娼來講，為了賺錢，好棒！尿個尿就可以賺那麼多錢，於是就接這個客；可是有的公娼也會覺得受不了，怎麼會有這樣的人？我做不出來這種事。不過即便如此，她們對這樣的人會形容是「有點阿達阿達」，還不到厭惡或噁心的程度，只是會覺得「怎麼這樣？」

我覺得現在社會沒有空間來讓這種喜歡性娛虐、各式各樣不同性癖好的人表達他的生命是用這種型態的慾望的表達形式。可是我要說的是，到底是什麼樣的介面和平台，可以讓這個原本已經被問題化和污名化的能夠再思考更多？我會覺得我們還是應該再多辦一些公共論壇，可以跟老師、社工、跟不一樣的人，甚至有一些機會跟所謂的「婦團」對話。換句話說，我不覺得現在要跟所謂的婦團攻擊或對打。即便過去有政治鬥爭，可是我覺得去做這種意識形態的政治鬥爭，我比較不是在這個位置想。我的意思是說，我覺得何老師過去在這個地方做了很多倡議的部分，但是要有一個環節，做的是把這樣的想法、論點真的弄出一個平台來跟另外一種人談如何理解這件事，就像我說我身邊有個公娼，我會開始跟她談人獸交，我們到底要如何理解這件事。我覺得如果這個空間能創造出來，對這個議題、這個爭議，對社會比較有貢獻。

另外一個我的擔心是，當時說要連署給中大校長，我就有點擔心，那個動作到底對何老師好或不好？對我們的性別運動而言，到底這個階段怎麼打這個議題比較好？如果何春蕸已經被妖魔化了，有時候一些激進的言詞沒有中間的過程做一個環節的時候，激進化最後就是被人扔到一邊，人家會說，你看那個妖怪。這是我有一點擔心的。後面要怎麼做，才能夠讓中央性／別研究室所努力的言論空間可以落實到更細緻的地方。今天素材很多，我是覺得都很精采，從法律、學術、網路等等不同的角度，這應該是我們可以做的。但是我覺得剛才講說要去總統府人權委員會，那個要再討論，現在我不太知道，要再想一下。

王蘋：現在有兩個部分，一個是議題本身如何深化，這次創造了一個很好的機會，終於有機會來思考，朱偉誠和陳宜中、孫春在老師都有提，就是學術言論自由的問題，這個問題好像應該有一點回應。另外是動物戀這個問題本身，因為我相信人獸交這次被提出來，這一類東西以後還會不斷被提，因為它已經被盯上了，下一次又會提另外一個邊緣性，那我們又要去談那個。當然在社會議題上永遠會不斷去談些所謂邊緣的、有爭議的議題，可是這一次除了人獸交的議題之外，有一個是針對學校對於中央性／別研究室直接執行的行政處罰跟監控，那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學術言論空間的問題。我們是社會運動團體，我們去跟學校抗議，說真的也名不符實，我們在想，不可能由學術界推動，去針對學術空間裡要如何捍衛我們的言論自由。當然社會運動團體絕對是支援的，看能夠做什麼樣的分工都可以，但我們會認為，要有學術界的聲音出來，來捍衛這個學術研究本身的空間。我剛才提的行政院人權調查小組是希望在這個時候介入，來避免內部因為有一些不當的政治運作就被搓掉了。我只是提供一個外力來監控整個調查過程，譬如中央大學校方在什麼壓

力下做這樣的處置、壓力的來源是什麼，這些我們都不清楚，我剛才提的比較是針對這個，並不是說整個事件我們就這樣結束。我相信議題的深化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剛才大家也提到，因為這個事件才開始去網上看動物戀人獸交到底是什麼，過去不知道，現在開始知道，從歷史到現代，人的性是什麼？我相信這是一個可以不斷衍伸下去的課程。針對這個事件，我們還可以有很多討論、思考接下去怎麼做，我還真的蠻期待是不是學界能有一些動作出來，譬如說謝臥龍老師就直接做了一個動作，如果這是個集結的動作，壓力應該會更大。另外針對剛剛夏老師提的意見，針對操作的部分，我覺得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應該也是一個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我們可以共同討論這個議題，我們可以提供非常多的觀點。

謝臥龍：剛才提到壓力的來源，其中一個是來自教育部。丁乃非老師打電話給我，我第二天就跟世新的羅燦英老師通過電話，因為她是未來在北台灣要成立性別研究所的所長，我們是否要有什麼樣的行動，我也在跟她討論。她今天沒有辦法來，但有提到一點是，這個案子遲早會跑到教育部的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她在裡面可能有監控的動作，大概這樣子，所以我想各方的人馬在自己的崗位產生力量。

派脆嗑：我是台大學生，因為今天的討論有聽到幾點，我想做意見表達，也可以說是回應。應該可以說有三點。第一點針對剛王如玄律師提到在運動的層次的策略操作，譬如可以說，不是所有跟性有關的資訊都應該受到打壓，應該建立一個篩檢或排除的機制，譬如說如果它不傷害兒童，那在某個度上就應該被容許，人當然可以有選擇的機會不去接受這些資訊，但是這個資訊必須受到容許。這個說法讓我覺得有一點困惑，倒不是說這樣的說法一定正確或不正確，而是說我們爭取性言論自由的時候，能不能建立在一種我爭取某個比重的權利，同時我去排除另外一些人接觸性的權利呢？如果這件事是 18 歲以上的人有正當的權利去接收跟性有關的資訊，為什麼 18 歲以下的人就不行？這樣的排除機制，我是比較保留，這樣的年齡歧視其實是很明顯的，大家也自然而然地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如果說我不要，我可以選擇，我覺得很噁心，我可以選擇不要看，可是有沒有可能這個不要的選擇，這個在主觀意願上的拒斥，很多時候就正是建立在 *sexphobia* 的基礎上？過去很多人看到兩個男人手牽手，就可以說我覺得很噁心，我不要看到。我們站在一個比較基進的性別解放的立場，任何人對於任何性慾望模式的恐懼，都是建立在社會的性道德規範形成的基礎上，所以說如果我覺得這件事很可怕，其實表示我有某種程度的恐慌症。我記得我大一在唸普通心理學的時候，有一個行為學派就有什麼系統減敏感療法，這些覺得很噁心、希望有權利選擇不要看到的人，她需要的不是保護，她需要的是治療，因此不但不應該讓她有機會選擇不要接觸跟聳動的性有關的資訊，我們還應該讓她一步步的接觸，解除她的焦慮，讓她解放。這是第一個對法律見解的回應，就是說，我們任何對性的訴求，不應該建立在另外一個層次的排除、排外上面。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剛才提到《破報》上的論戰，當然非常感謝《破報》提供公共的論域，但是隱隱約約、不知不覺地也形塑出一個氛圍，就是這次的事件似乎是性解放跟動物保育這兩個脈絡在那兒論戰，似乎煞有其事，讓人覺得它們似乎真的有某個程度的衝突和對立，是這樣嗎？我是打上一個很

大的問號。除了卡維波的論述試圖去解構這樣的二元對立之外，基本上主流的論述都不自覺的在《破報》上呈現出的討論的氛圍，打造了一個氛圍，但是難道大家不覺得這其實是有問題的？我們接下來一步的動作，其實是要打破這樣的氛圍。動保從頭到尾、由始自終都是被利用的名詞，這個論戰應該是講求性自主跟性人權的一方，跟性道德保守主義者兩方的拉鋸。性道德保守主義者選擇用動保當藉口，這才是真正的事實。我當然知道我這樣的描述，是有點空泛，但我只是希望把這個定位點稍微釐清，我同意剛剛說的，我們應該要來討論實際操作的問題。

第三點我要補充的是說，因為我知道之前中央大學的女研社和酷兒研究社有在網路上跟各大學的學生做一些溝通和串聯，因為我是台大大論社的同學，據我對台大社團板上討論的觀察，發現效果是不怎麼好，也許可以請酷兒社的同學來講一下，因為我沒有辦法表達其他學校的狀況，我要說的是台大的狀況。有很多自古以來被尊稱為左派社團的學生團體，這一次的態度是猶豫的、是曖昧的，然後在那裡爭論說，如果這樣是不是會那樣，如果人獸交成立，是不是動保會...，就是剛剛我講那一堆虛假的二元對立。在這一群自認為進步的所謂左派學生團體內部無限論戰，這讓我覺得非常弔詭。我當然知道酷兒社的同學也有來聯絡我們大論社，我們的立場絕對是說，這一次的事件不容許任何的猶豫跟爭論跟保留，因為我們不能夠讓道德保守主義的力量在這個時候找到藉口擴散它的影響力；所以這絕對是一個必須積極的、立即的、馬上表達態度的時候，不容許任何的猶豫。所以我不知道今後在校園的部分，怎麼樣讓學生團體有更積極的投入。

陳宜中：我聽到你說的第二點，我覺得你對動保的看法我是非常不同意，所以我在這裡想要說幾句話。我不覺得在這次事情上，單純的就是性解放跟性保守派的鬥爭，立場站穩、其他都不重要。我覺得如果大家注意看《破報》上的文章，有些從動保來談動物戀的問題，我不覺得是這麼糟糕的。而且大家如果注意到卡維波教授跟錢永祥教授的論戰，我可以大概說一下：卡維波教授的說法並沒有否認人獸交要區分善待或虐待，而比較強調人獸交不全是像一般人所恐懼的一般恐怖，它可能是有一些複雜性，有一些東西可能是可以接受的。錢永祥教授的文章出來時，有好幾篇文章在說，動物怎麼能夠同意？在文化研究學會上的文章都抓著這一點；事實上這個論點，錢永祥教授並沒有說要以動物同不同意作為標準，他只是說，在人類從事性行為時是以同意作為標準，如果動物不是以同意、那要用什麼當標準？他也問是不是要建立善待與虐待的區別。他的經驗判斷是，他認為在人類對動物整個宰制的體制運作這麼久之後，他很難想像現實世界中的人獸交會是正當的，因為他覺得人對動物養成工具化的心態已經很久了，所以他不太能夠相信。但是這裡就是一個經驗的判斷，如果各位可以舉出很多的證據說，人獸交並不是說都是像錢教授想的這麼恐怖，也有人從動保的觀點舉例說，卡維波教授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到底什麼樣的人獸交是很美好的？我認為這是兩邊必須繼續辯論下去的，而且兩邊的差異，如果談到善待和虐待，中間有一些經驗上的判斷是不一樣，但譬如說談到善待和虐待，基本上都不是說所有人都是或所有人都是不好。我建議大家去看何春蕤教授翻譯的 **Peter Singer** 這篇書評，他的立場就是說，他問說：如果動物戀沒有涉及對動物的殘暴行為，那是不是可以接受？他就是提出問題，他並沒有說人獸交都是對的或是錯的。若舉出來

有些動作，例如陰莖插入母雞排泄和下蛋的地方，在即將射精的一刻突然斬斷母雞的頭，讓擴約肌強烈收縮，這是明顯的、毫無疑問的殘暴行為。我不是說，談這個東西就是說人獸交全部都是這樣，也許不是，我只是說這個問題與言論自由是兩回事；就算我們在人獸交問題上是全盤支持或全盤反對，或是游移或是還不能肯定，我覺得也要讓這個辯論持續下去。這就是為什麼言論自由、學術自由非常重要，而不是說我們今天幫中央大學說話，就必須要把動保人士全都打死、說他們全都被保守民意利用。事情不是那麼單純的。

朱玉立：剛才夏林清老師走之前有講到操作的問題，因為有一個單位的名字說得不太清楚，我補充一下，很重要，就是「電算中心」。電算中心在教育部有，在每個學校都有，它在整個操作裡面做了什麼事情呢？就是當教育部阻斷連結時，電算中心也阻斷了，這就是施威全的文章裡說的行政處分，阻斷這件事是行政單位的行政的動作，這可能就會跟法律相關，而且它在整個討論或是提交什麼處置、研議之前就做了這些事。這個阻斷還有技術面，我不是學資訊的，可是我覺得這個動作很重要，就是剛有討論過比如無限超連結的事。教育部也可能連到什麼什麼地方，我什麼都可能找得到，教育部電算中心有一個「不當資訊管制小組」還是管制的一個網站，上面有一個直接連到所謂的 547，就是善牧搞的反色情，那上面就告訴你很多地方是有色情的，那些無限連結都在。我的意思就是說，其實很明顯，它用了一些操作，那些操作看起來是一些中立的操作技術，但其實他們都不是，他們都用了一些價值判斷在操作那些技術。夏老師說我們要研究那些不當邏輯，我覺得除了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恐怕電算中心所發展的不當資訊管制，這些種種的問題，我覺得其實更重要。這可能更牽扯到懂資訊的人，特別是懂硬體的人或是看到將來趨勢的人，為什麼特別提到趨勢？因為我們發現從媒體的呈現看，婦女團體、教育部、新聞局廣電處、警方，說要蒐證中央大學種種，但是在報導到 17 日的時候有一個很有趣的後續發展，就是新聞局、教育部、交通部要三個合作一個計畫，就是 ISP 的自律公約。意思是教育部現在透過電算中心管制學術網路，ISP 一般的商業網站它管不到，它現在要做什麼？它要做自律公約，也就是說，我們都約好我們不提供這些，或者我們都自清。很明顯的是，它在要這些人清除掉身上的雜質。它現在可以管學術，因為教育部有這樣一個效應在，雖然范巽綠、種種的單位都說要大學自己處理，可是我們都知道，大學沒有自主性。現在連商業網站也開始要做這種自清的事，在那個部分我們現在比較看不清楚操作會在哪裡，我們都看不見。

卡維波：我先從動物戀講起。19 世紀開始，性學科學研究其實不是研究兩性和諧、異性戀這些東西；性學對正常性是沒興趣的，它都是研究性變態，所以就累積了很多這方面的樣態，那時就開始研究所謂的動物戀。動物戀跟獸交其實又不太一樣，動物戀跟獸交有點像同性戀跟同性性行為一樣，動物戀其實包括的蠻廣的，比如說有一種就是對獸毛皮革愛戀，還有在幻想層次的，就是性幻想它跟動物做愛，看到動物做愛的照片會興奮，這也是一種動物戀，還有實際上就是愛上動物，動物對他的生命來講就像個愛人一樣。而獸交就是性行為，這兩個是不同層次的。如果動物戀沒有性行為層次，我覺得沒有任何問題，一個異性戀男子腦袋裡想到的是一個美女，動物戀者想到的是一頭母豬，我認為這有什麼關係？但是這樣的人卻被我們社會誤解、認為是變態、是大問題。

1966年有一本書《被禁止的性行為與道德》(R. E. L. Masters, *Forbidden Sexual Behavior and Morality: An Objective Re-Examination of Perverse Sex Practices in Different Cultures*, New York: Matrix House Publishers, 1969.)，很有意思，第一章就是獸交行為，第二章就是同性戀，這當然是在石牆事件以前。但這些年來，所謂的動物戀者也開始出櫃，也要跟同性戀者一樣來替自己說話，所以這類的書很多，Peter Singer 這類的發言其實是在這種脈絡下面。有一本動物戀者出櫃發聲的書叫做《馬人——一個動物戀者的執迷》(Mark Mathews, *The Horse-Man: Obsessions of a Zoophile*, Amher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4.)，這本書就說，動物戀一般來講不是正常的，大家都認為是這樣，所以我也不是正常的；但是我們都是人哪！我們其實跟你都一樣，既然這樣子，與其把我們強制化學治療、關起來、或是放逐，也許社會現在是時候好好換個態度來看待，只要我們不傷害、或危害別的人或我們的伴侶，只要我們還是在社會上發揮生產力的一份子，為什麼要打壓我們呢？為什麼不讓我們就自生自滅呢？社會是不是會因此而被這樣的差異性傷害？或被它所豐富？請大家思考。這是他們的 statement。

我這裡還有一本書，是 Verso 出的一本學術書《親親寵物》(Midas Dekkers, *Dearest Pet: On Bestiality*, London: Verso, 1994.)，生物學家寫的，可以看一下，很有意思，書裡有一百多張人獸交的照片，有的人替母牛口交，什麼都有，Peter Singer 就是替這本書來寫書評。剛剛宜中也談到了，其實 Singer 就是問一個哲學性的問題：「如果獸交沒有傷害他人的話，那有什麼關係？」我們在說性這個議題的時候，一般人很容易誤解，譬如我撇開獸交不談，我談動物戀，特別是沒有獸交的動物戀，像喜歡和動物比擬性交，喜歡動物大便等，我看不出來哪一點是錯的，我實在是想不出來，當然有人認為那是變態，那我現在也質疑是不是要用變態來思考這樣的人。我覺得談這種只有動物戀沒有獸交的範疇，會是一個試金石，考驗所謂的道德保守人士到底是「假動物保護之名打壓動物戀」，還是根本就是反對人跟動物的所謂跨物種的愛的形式。這是應該要討論的。而且我覺得奇怪的是，每一次我們在談這東西的時候，就會變成「我們在提倡」人獸交、動物戀，其實這種東西有什麼好提倡的咧？每個人的偏好，有什麼好提倡？我們提倡人獸交合法、提倡人獸交研究，但是這不同於提倡人獸交。所謂《破報》這個辯論，我也不希望我是被放在一個提倡獸交的範圍內，我是在為動物戀、獸交這整個範疇的正當性做辯護，個別的獸交行為，就像個別的異性戀行為，可能是不道德或有錯的，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全部獸交行為，正如我們不能因為強姦的存在而籠統地否定全部異性性交行為。就像陳宜中講的，我只是提出，獸交裡面有可能並不是都是虐待動物的，如果沒有傷害動物的話，我看不出有什麼錯誤。有時候也許不是獸交，你抓個動物在生殖器附近摩擦幾下，動物覺得很奇怪，還沒搞清楚的時候你已經射出來了，這個東西有什麼錯？很多女性用動物來舔舐自己，用小動物昆蟲爬過自己，或者利用動物的生殖器抽插自己，這些對動物造成什麼傷害呢？不要認為「性交」就是「傷害」，傷害與否需要經驗實證的評估和比較。

不管怎麼樣，我覺得這是一個學術性的研究，我們的辯論也應該往這裡去。但我們看到目前不是這樣，這當然跟剛才陳光興指出，跟媒體、記者炒作非常有關係，可是炒作是有力量的，因為教育部怕媒體炒作，今天是《中國時

報》、明天是《蘋果日報》，其實《中國時報》也已經「蘋果日報化」了。教育部面對的是選票，它的官僚基本上認為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是 **trouble maker**，實情就是這個樣子。之前的我們援交網站的事情，電算中心的人就在那裡說，這帶來了很大的麻煩。當然這引發了很多不同的力量在操作，他們共同的意識形態連結是一種保守主義的東西，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們會跳出來，當然也是跟他們很具體的利益是有關的。教育部想搞淨網專案，因為這有錢嘛；所以援交網頁的事件，他們也很不滿意。就檢舉的單位來講，像天主教善牧基金會，聽說這次它也檢舉，從他們的立場來看，他們希望檢舉援交，是希望把所有的援交都抓起來。教育部則覺得事情鬧得很大，牽涉到學術網路，覺得很不高興，覺得中央為什麼一直縱容這個東西，所以他們一開始計畫能夠撤除性／別研究室的網站，不要在學術網站裡面，還有一些人甚至希望也把性／別研究室取消。

後續的情況還不是很清楚，但是整個來講，關於連結的問題，我們有個同事講得很有意思：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想，如果今天中央的網站不是把人獸交的連結去掉，而是把全世界所有人獸交和動物戀的連結都集中在這裡，讓大家知道，喔，我一上這網站，我要什麼連結就有什麼連結，不是很好嗎？為什麼不把它變成一個學術研究的中心？這是反向思考，所有的資源都在這裡，給你所有的資源去研究，就像前面幾位講的，看這些連結，這樣我們才知道世界上真的有些人是有這些性幻想的，而且他還願意付費去看這些東西。你看了覺得很噁心，可是他願意掏錢去看，這件事本身不值得我們仔細去探討嗎？不要說是整個動物戀的議題，剛才幾位也談到了，人類最深處的潛意識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即使是潛意識裡的東西，所以我們所有的神話裡都是野獸變成人、或半人半獸、人獸性交，都是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後最怕的是虎姑婆，一個親愛的人變成一個獸，這些東西都在我們集體的潛意識裡，這是一個很值得繼續討論的題目，但是目前的氣氛好像不是這個樣子。其實我也很擔心，這個保守的氣氛確實什麼東西都會使用的，它也是在挪用動物保護的論述，因為它覺得性／別在提倡人獸交，那你看很多人都說人獸交是不對的，就這麼簡單的邏輯。這對我們來講當然是一個傷害。

陳光興：其實講回來是王蘋剛剛說的問題，就是說是在學術自由跟動物戀之間的問題。因為實際上，是敵人界定你的遊戲，也就是它選到的是叫做動物戀，大家就被他搞到了；就有點像，上一次被搞到是援交，下一次就會是亂倫。這些問題到底可不可以討論？現在變成敵人一箭放出來的時候，你就必須跟著他玩。你要講學術自由，真實的狀況就是說，我們有找過學術團體，特別是跟性別有關的單位來合辦這個座談，可是他們非常猶豫，因為牽扯到實際利益問題，因為牽扯到學術權力跟學術政治的問題。其實最保守的在學術界，因為牽扯到資源的分配。我的意思是，現在不能咬著動物戀的問題在那邊搞，而是要上升到學術自由和性恐慌的層次來談才有可能。要不然焦點一直擺在動物戀，學術界很多人跟所謂的社會大眾一樣，不想問題的，所以他管你討論什麼動物戀，他想到動物戀就覺得很噁心。可是你牽扯到學術自由，這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我不反對可以繼續談動物戀，但是在戰局裡面真實的狀況是它想把性／別研究室所有的超連結拆掉，意思也就是說，原來裡面有連結很多網站，全部因為動物戀這一個超連結而被去連結，所以它是用一點擊破的戰略把你全部殺掉，真實的效果是這樣。你要如何不被他一點突破，搞

得最累的是這種問題，所以我覺得不能在那一點上面打仗，而要拉高層次來談，不然到後面還有不同的 game 會出來，是搞不下去的。而且一般的輿論不會支持，所以必須回到所謂普遍主義的大傘裡談這些東西。

王振圍：我講一下青少年觀點，就是以高中生的角度來看這個事件。因為這事件已經扯到說第一、說要以保護我們兒童青少年的名義，第二個又扯到動物戀使用保護動物論述去操作，我覺得這時候應該是由我們協助這個議題的時候。一方面動物保護人士也是很高興，總算被看到了，兒童青少年的部分也覺得很高興，這次可以找到一個發聲點可以發聲，所以我一定要講。第一個是說，平常我們並沒有資源讓我們去講話、發聲，包括尤其在性的議題上，大家一直說：「你們太小了，我們是母雞，為了抵禦外面的老鷹，所以我們這些已成年人來保護你們這些小雞們，你們在後面我來幫你們說話。」其實小雞在後面吶喊的聲音完全沒人聽到，因為前面都完全隔住了。事實上我們想說的，就是我們想接觸動物呀。我們想認識各樣的性呀！為什麼不跟我們說？接下來一堆小雞在外面亂搞，你說這是我們的錯；明明就是你不教我們、不告訴我們，偏偏又怪到我們身上，說是老鷹不小心抓了小雞走了。我覺得這是很無辜的事情。我覺得這時候，兒童跟動保，還有包括學術研究、網路、各個性別團體，正是合作的好時機，其實這時候並不是被分裂的時候，而是我們都在同一陣線上，去談各自要的議題，把事情釐清楚的機會。這時我們兒童或是人跟動物的相處跟對待，應該是可以更改善的，而且我們學習的是善待。例如說我們說到貓、狗，我們都很清楚把牠們翻過來，摸牠的肚子牠會很舒服，上次我的板聚，有人在討論他家養的貓，他覺得他的貓很需要，因為一直找不到公貓給牠，達到牠的需求，他就有問過獸醫，獸醫就跟他講說，只要拿棉花棒放進牠的陰部，牠就會覺得很舒服，棉花棒上有一些面速度達母之類的東西，貓就會很爽。他就看到那隻貓很爽，他也很高興。另一個角度也是說，我們說人沒辦法知道動物的感覺，是你無法知道動物的感覺，而不是你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有沒有辦法去感覺動物在想什麼，他們想知道什麼？就跟名家的討論、惠子跟莊子的討論是一樣的意思。這時候應該是我們合作的時候，我想趁這個機會發聲，我看到這動作是因為有需求，我希望大家善待這些動物，我們也應該去聯合動物保護團體，包括所謂被媒體使用的婦女團體，其實我們應該拉攏那些婦女團體，讓他們一起看到這個問題，讓他們去接觸這個問題，讓他們更了解這些問題，說～兒童不應該過度的保護，動物也不應該被我們當成另外一種族群，這時候我們性議題才能開放。

賈維平：我剛才聽陳光興老師的話，我想回應。老師其實都在學術網路上嘛，你們的辦公室其實都可以直接連上學術網路，事實上你們都可以架很多站，像很多比較年輕的朋友，其實都可以幫你們架站，所以不太可能被單點突破。我現在比較希望看到的狀況是，中央性／別的連結可能被撤下去，我看現場老師加起來也有二、三十個，你們自己辦公室都架一個網站，你可能叫 sex.ncu，另外的人叫 sex2、sex3，大家都可以往外去連，連到各種卡維波老師講的人獸交啊或是各種奇怪的癖好。我覺得可以用這樣狀況，現在你們提供資訊也應該也算是一種電腦病毒、文化病毒，你們可以盡量在網路上作散播。我相信一些年輕朋友，他們看到這些東西都會覺得蠻不錯的，主動會幫你們散播，所以不太可能會被教育部那一兩個人就把你們單點突破。我在想可不可以透過這樣的合作關係，像孫春在老師也在這邊，你們其實可以做個

合作，他可以動用他的徒子徒孫幫你們架網站，你們辦公室本來就在學術網路上。這是一點小小的建議。

王蘋：這個議題也引發了我們之前在討論性權運動「認同政治」的問題，好像今天我說、我談、我講這個議題，就表示我「是」，所以為了說「我不是」，我就不說不談，類似這樣的邏輯。我覺得在性權運動上也面臨了這樣的思考，這是一個開始的思考，我們也希望將來在運動上可以繼續跟大家見面，也希望大家在學術上、人權運動上的先進，永遠是用合作的方式面對所有爭議性、需要通力合作的議題。